

我國雙語師資培育的挑戰與解決建議

黃家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林子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2018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文本，將雙語與人才培育、國家競爭力掛勾，自此，雙語教育在臺灣教育現場成為一項重要的教育議題。然而，相關政配套措施未到位下，雙語教育的推動，將影響政策實踐結果（黃家凱，2021）。林子斌和黃家凱（2020）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即指出，我國推動雙語國家之理念、立意方向是正確的，然而，如何不把學生當成實驗白鼠，我國的雙語教育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師資培育是影響教育成敗的關鍵，雙語教育之推動亦然，「雙語教育，師資先決」（王力億，2020），雙語師資的良窳，將是我國 2030 雙語國家推動成功的重要基石。本文即在我國推動雙語教學下，提出我國雙語師資培育的可行策略與方向。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政策推動內涵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¹政策的實踐，係由國發會、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21）共同研擬「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對於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政策推動提供了不同的策略與目標：

1. 大專階段以重點培育的方式辦理

由教育部規劃「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遴選出重點培育大學或學院，透過標竿學校與標竿學院，協助大學加速推動雙語化，目標在 2030 年實現「50-50-50」雙語大學目標，即標竿大學與標竿學院中，至少 50%的大二學生在聽說讀寫達到 CEFR B2 以上的流利精熟程度，且至少 50%的大二學生與碩士學生，其當年學分中的 50%以上為全英語課程。

2. 高中階段採重點培育方式推動

鼓勵設置雙語實驗班，課程除英語課採全英語教學，國語文及社會領域採國

¹ 在 2022 年，為避免原「2030 雙語國家政策」對於國家語言發展法所規範之國家語言造成影響，且為避免將英語置於國家級語言之誤解，因此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3 月 28 日透過新聞稿方式，正式將其更名為「2030 雙語政策」。但本文行文時，為顧及相關脈絡，在討論 2022 年之前的政策，仍會使用雙語國家一詞。

語文教學外，其他領域採雙語教學，並逐年提高雙語教學比率，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目標在 2030 年，全國每 4 所高中就有 1 所開設雙語實驗班，且就讀雙語實驗班之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均達到 CEFR B1 以上的流利精熟等級。

3. 國中小階段採普及提升方式推動

目標在 2030 年，全國 100%高中以下學校落實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且每 3 所學校就有 1 所於部分領域課程實施雙語教學。

從上述可見，我國教育系統中對於不同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推動策略與目標有所不同，在大專與高中階段採重點培育，在國中小階段則是以普及提升方式進行培育。然而，甫於 2019 年實施的 108 課綱，課程與學習內容的調整，使中小學教學現場正面臨巨大變革之壓力，學校、教師乃至於學生皆面臨著不同的挑戰（黃家凱，2021），雙語教育的推動，對國中小教學現場而言，將是更艱困的挑戰。

三、國中小教學現場的實況

如前述，推動雙語教學如火如荼的啟動，在不同教育階段皆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在同年（2019）啟動的 108 課綱與雙語教育之間出現的不協調性，對國中小教學現場亦產生了矛盾。在 108 課綱中，國中英語教學時數從原先 1 週 4 節減成 1 週 3 節，然而在英語授課時數減少的結果，卻要求學校及學科教師能以英語教授數學、藝文等領域科目，顯示出政策與實踐的不協調，反而讓第一線的教學現場教師的無所適從（林子斌、黃家凱，2020）。減少的英語課，是要學科教師在學科教學中補足？學科教師必須擔任英語教師的角色？這樣的衝突與矛盾，勢必加劇教學現場學科教師以雙語教授學科的抗拒。尤其，雙語教學是在教學過程中，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如華語及英語）作為溝通的媒介，藉以提升學生使英語的機會，然雙語教學並非等於全英語教學。

儘管，在國中小階段，政策文本特別提出擴增雙語人力培育，包含培育雙語教學師資、辦理中小學在職教師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選送教師赴海外短期進修、提供英語科教師國內全英語教學培訓機會、推動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及外籍英語教學助理等計畫，並設定 2030 年之 KPI 目標，如累計培育 15,000 名本國籍雙語教學師資、達成全國公立國中小均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或部分工時之外籍英語教學助理等（國發會、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21），然而，雙語師資培育需要先界定所謂雙語教學是什麼，如何進行，有了這個圖像才能探討師資應具備的教學能力，進而規劃師資培育課程來培育（黃政傑，2022），否則政策所設定之 KPI 目標，亦將淪為口號，成為無法實現之目標。

四、雙語師資培育的現狀與挑戰

王力億和林子斌（2021）指出，推動雙語教育的最大問題，即在於各級學校的雙語師資嚴重不足。尤其，當雙語教師同時需要專業與英語聽說讀寫程度至少 CEFR B2 以上的流利精熟程度，對於雙語教師的量與質都可能產生極大的問題，意即，對雙語師資的需求極高，但是供給卻相當少。在雙語教師甄試中，多數教師需同時具備學科專業與英語能力的門檻，B2 等級的語言能力水準，已相當於許多國立大學英語系或外文系之畢業標準，此語言能力要求也是外交特考英文組的應試門檻。然而，為何設定 B2 作為門檻卻沒有任何單位提出說明，在缺乏合理說明即盲目提出此標準，將對有意願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產生阻礙，且對職前雙語師資生的招募，亦可能造成影響，如錄取的師資生可能在語言能力表現極強，但學科專業不一定優秀（林子斌，2021a、2021b）。

現階段我國雙語教師的培育方面，在職前教育部分，9 所師培大學於 108 學年度首開設全英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孫志麟，2021），在職教師增能部分，2020 年首次開辦的在職教師雙語增能學分班（趙宥寧，2021）。整體而言，我國目前每年從不同管道（職前及在職）培育之雙語教師約 1500 名，然這樣的培育數量仍供不應求，更遑論於 2030 年達到 KPI 所訂的累計培育 15,000 名本國籍雙語教學師資目標。

林子斌（2021a）指出國內雙語教師培育方面，職前雙語師資培訓由各校自行規劃課程，課程內容落差大。然對於現職教師的專業發展，中央、地方的規劃呈現不同調。由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委託成功大學外語中心團隊所規劃的「國中小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其採用歐盟學科與語言整合式學習（CLIL）的架構進行規劃（鄒文莉，2020；洪月女 2021）。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在其雙語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中，明確指出其推動雙語教育的前提：

臺北市教育局秉持廣納國際優秀實踐與謹慎轉化的原則。不盲目移植國外取向，而是擷取國外雙語教育推動之核心精神與策略，依照本市各國中小的現實狀況，推動符合臺灣在地情境之本土教育取向（臺北市教育局，2021：10）。

臺北市的作法與林子斌（2021b）觀點相符，即目前沒有任何一個雙語教學取向能夠直接套用在臺灣學校情境，臺灣應該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本土雙語教育實踐之路。

整體而言，國內推動雙語教育在師資方面，正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且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如雙語教師供不應求、雙語教師的語言與學科能力要求，以及雙語教育的取向等。

五、我國雙語師資培育問題的可能解決之道

2030 是我國雙語國家的一個階段目標，尤其面對這樣一個浩大的社會改造工程，將是一個長期且影響臺灣幾個世代人的語言使用，不得不謹慎規劃、穩健實踐。尤其，師資培育是關鍵，如何招募合適的雙語教師，是政策推動成功的重要因素。從前述分析可以了解，目前我國雙語師資培育無論在職前或在職皆存在不同問題與挑戰，研究者嘗試提出三點可能的解決之道。

首先，鬆綁雙語教師 B2 語言條件，讓有意願、有興趣的學科老師都能夠加入雙語教學行列。雖然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今年已試圖調降語言門檻從 B2 降至 B1，但在未來 5-10 年後仍將調回 B2 的門檻。在尚未有實證研究資料支持下，這樣高語言能力要求，勢必打消許多有意願、有興趣但語言能力未達 B2 標準的教師加入。建議以先求有，再求好的作法，讓有意願、有興趣但語言能力尚可之學科教師加入雙語教學的行列，未來若有實證研究資料支持 B2 作為門檻，再調整即可。

第二，開放多元取向，以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目前只綁定一種取向（如 CLIL），教師若強行操作卻不懂得轉化，這對於教學現場是沒有幫助的。建議開放學校能彈性選擇適合操作的取向，以利於轉化應用於教學實務中，並逐步建構屬於臺灣本土之雙語教學模式。

最後，讓語言回到溝通本質，切勿強迫學科教師教授語言。雙語不等同於全英語，學科教師要做的是掌握學科知識教學，雙語（英語）只是教學中溝通使用的媒介，切勿為了雙語（全英語）教學而犧牲學生學科知識的習得。

綜合而言，師資培育對於雙語教育的概念應先釐清，無論職前或在職，不應只教授一套雙語教學取向，對雙語教學的取向與策略應提供更廣泛的介紹與瞭解，同時應該強調在地之轉化實踐，雙語教育的推動才有意義。

參考文獻

- 王力億(2020)。雙語教育的師資先決與師培改革。**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0)，31-36。
- 王力億、林子斌（2021）。雙語教育推動的第一步：雙語學科教師培訓與增能的建議。載於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主編，**臺灣的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頁375-394）。臺北：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 林子斌（2020a）。雙語國家政策下的臺灣國民教育：國家競爭力提昇之挑戰與機會。載於黃昆輝主編，**新世代·新需求－臺灣教育發展的挑戰**（頁453-470）。臺北：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 林子斌（2021a）。雙語教育的根本：雙語學科教師培訓之重點與規劃探討。載於洪仁進主編，**師資培育2030**（頁153-174）。臺北：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 林子斌（2021b）。**雙語教育－破除考科思維的20堂雙語課**。親子天下。
- 林子斌、黃家凱（2020）。反思雙語教育：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看臺灣的政策與作法。**臺灣教育2020雙月刊**，721，1-12。
- 洪月女（2021）。雙語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之課程與實施。載於洪月女、陳怡安主編，**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與教學應用**（頁21-30）。臺北：五南。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取自https://bilingual.ndc.gov.tw/sites/bl4/files/news_event_docs/2030%E9%9B%99%E8%AA%9E%E5%9C%8B%E5%AE%B6%E6%94%BF%E7%AD%96%E7%99%BC%E5%B1%95%E8%97%8D%E5%9C%96.pdf。
- 國發會、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21）。**2030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取自<https://ssur.cc/r8C2JwUY>。
- 黃政傑（2022）。從雙語政策看中小學雙語師資培育。**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1(6)，1-10。
- 黃家凱（2021）。邁向2030雙語國家之路：政策社會學之觀點分析。**中等教育**，72(1)，32-47。
- 黃朝琴（2021）。雙語師資荒！教育部每年培育1500人。**青年日報**。取自<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34478>。
- 鄒文莉（2020）。臺灣雙語教育師資培訓。**師友雙月刊**，622，30-40。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臺北市雙語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建置校園雙語環境、培養跨語實踐力**。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